

# 大理市

文化大理

千年古都 圣境苍洱

总策划 杨宁

杨健

主编 张剑萍

彭斌

执行主编 曹劲鹤

本卷主编 杨文广

## 《文化大理》丛书编委会

**总策划：**杨宁 杨健

**主编：**张剑萍 彭斌

**执行主编：**曹劲鹄

**执行副主编：**赵卓磊 汤培德

**总监制：**李维

**监制：**江庆波

**编委：**张志斌 苏发吉 王峥嵘 杨子东 王超英

和生弟 杨政业 赵寅松 张乃光 杨光复

那鹏 杨圭臬 李公

**编务：**张茂星 阮正德 杨靖娇

## 文化大理·大理市

### 本卷编委会

**本卷策划：**孔贵华 高志宏

**本卷主编：**杨文广

**本卷副主编：**李松 杨周伟

**本卷执行主编：**杨周伟

**本卷编委：**杨周伟 杨友泉 邱澎 秦伟 张乃光

义宁 张公道 李江 何显耀 罗宗雄

刘刚 张春源 刘小旗

**本卷撰稿：**杨周伟 杨友泉 施利卓 张乃光 杨义龙

李达伟 赵勤 李智红 杨亦頔 铁栗

王晓云

**本卷摄影：**施作模 杨仕斌

**本卷编务：**刘小旗 杨雯

大理

大理市

# 苍洱毓秀

## (总序)

# 文献名邦

“苍洱毓秀，文献名邦。”辖十二县市、含十三个世居民族、约三万平方公里的大理白族自治州，不仅是白族人民赖以生存的福地，也是大理各族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。它不仅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

如果说文化大理是一部内涵丰富、博大精深、蕴藏智慧的书，那么，这部书厚重、久远，写满了传奇、浪漫、和谐与包容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它都熠熠生辉，散发着历史的醇香，彰显着文化的魅力，醉人心脾，令人惊叹，让人神往。

透过大理这部传奇之书，我们看到了从新石器时代一路走来的大理，以及5000多年积淀而成的文化精粹和人类文明。

感谢喜马拉雅那场遥远的造山运动，把大理的奇山秀水与青藏高原的余脉连为一体，一脉相承，形成了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、红河与横断山、无量山、哀牢山等山河相间、气势磅礴的大山大河格局，在造就了“风花雪月”自然景观的同时，也孕育了以苍山、洱海为中心的文明，其

中包括黑惠江流域和红河源流域的文明。还有大理阳苴咩城遗址、巍山双圈河大理国早期建筑遗址等，共同续写着洱海地区文明的华彩乐章。

“九隆创世”“鹤拓大理”的神话尚未远去，洱海银梭岛贝丘遗址的考古成果，已经确立了洱海流域作为云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历史地位。也是在那个遥远的时代，剑川海门口、宾川白羊村曾经创造了云南最早种植粟的农耕文明。还有漾濞苍山古岩画、云龙江河上的古桥梁，以及穿梭在苍山洱海之间的庙宇道观、城池村落、民风民俗、诗词歌赋、饮食服饰，等等，全都成为文化大理的载体，以苍山洱海为中心，辐射开去，供后人领悟，让世人景仰。

透过大理这部立体之书，我们看到了云南的起源，还有南方古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足迹，看到了高耸入云的三塔，感悟到了“文献名邦”的传奇。

追根溯源，正是大理这方厚土最早叫作“云南”。远在西汉时期，在今天祥云县的云南驿一带，就设置了云南县。从此，“汉德广，开不宾，度博南，越兰津……”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商贸的兴起，横穿东西的南方古丝绸之路，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，就正式成型，途经永平的博南古道就是其间最艰险的行程。随后形成的茶马古道，纵贯南北。两条古道作为古代的国际大通道，在大理交汇、交融，互通有无，为物资交流、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。千百年来，多少达官显贵、文人墨客、僧侣客商，或匆忙或悠闲的步履往来于此。一路上，不仅成就了鹤庆商帮、喜洲商帮等历代商贾的辉煌，同时，人才辈出，文化灿烂，创造和积淀了同样辉煌的历史文化。

20世纪40年代，在南方古丝绸之路上修筑了滇缅公路，成为抗战最艰难时期物资运输的大动脉。

大理有许多的历史文化标识，一千多年来，屹立在苍山洱海之间的崇圣寺三塔，就是其中最显赫的历史存留。一大二小三座

塔形成鼎足之势，布局统一，造型和谐，稳如泰山。大塔又叫千寻塔，塔前朝东的照壁上，有明人沐世阶所题“永镇山川”石刻大字，每字高1.7米，字和塔相互映衬，浑然一体，昭示着大理作为边疆地区的稳固和安宁。其文化内涵和历史寓意，影响着大理乃至云南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大理文化的另一个标识是大理古城南城楼，以及高悬在上面的“文献名邦”牌匾，不远处的文献楼和五华楼，与它遥相对望。这块由清康熙年间云南提督偏图所书的匾，和那些古色古香的楼，是大理古城的灵魂，“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”，由此辐射开去，放射着耀眼的光芒。

伫立在太和金刚城下的德化碑，是大理历史文化的重要节点。这块碑，穿越唐朝天宝战争的硝烟而来，记述着南诏帝王的伟业丰功，同时，表达了南诏关于天宝战争的苦衷，表明了归附唐室的心迹。

透过大理这部包容之书，我们看到了妙香佛国的祥和，看到了“云南福星”的慈祥，看到了“本主”信仰的力量，看到了儒释道等多宗教的和谐共荣。

南诏大理，一个和唐宋相始终的地方王朝，先人们从唐宋王室那里学到了文韬武略，把信仰当成生活的必修之课，筑寺修塔、凿龕造像、吟诗泼墨，引导了那个时代云南文化的时尚和潮流。

正是这种信仰的力量，创造了南诏大理国绚烂的文化。

剑川石宝山石窟的石刻，宾川鸡足山的“迦叶道场”，祥云水目山的佛身舍利，崇圣寺中帝王皈依的情节，起源于南诏国、鼎盛于大理国的佛教密宗教派，等等，创造了辉煌的雕塑、石窟、摩崖、石刻、绘画艺术。其中“阿吒力”观音造像为云南所独有，被西方学者誉之为“云南福

星”，护佑着云南，光耀着大理。同时，也揭示着那个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体系，展示了高超的艺术创作成就。

历史上，大理一直是儒释道并存、多宗教共荣的福地。除了佛教之外，原始宗教和以巍山巍宝山为代表的道观神殿遍布全州各地；以大理古城文庙为代表的儒家祠堂星罗棋布；清真寺和基督教、天主教教堂比比皆是；其他各种原始宗教色彩纷呈。中原文化和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共荣，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相融相生。

大约是南诏国时代，大理逐渐兴起了本主崇拜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本主文化便开始在苍山洱海间世代相传。在大理两千多个白族村落中，供奉着一千多位本主，村民将其视为自己的保护神。那些本主，不仅有当地传说中的各路神灵，还有生活在身边、触手可及的传奇人物，甚至还有被人们赋予使命的某种物品。而那些作为本主的传奇之人，他们并非单独一个人，而是有夫妻、兄弟、姐妹、亲戚、朋友等亲密关系，是一群食人间烟火的神。这种人、神、物合一的宗教信仰，形成了色彩斑斓的神灵世界，正是白族先民的大智慧，使大理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，其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，已经超越了信仰本身。

自古崇尚生态文明的大理，还是“多元文化与自然和谐共荣的乐土”。这里有各种飞禽走兽长居于此，苍山洱海间有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到此越冬，巍山隆庆关的“鸟道雄关”，南涧凤凰山、洱源鸟吊山的“百鸟朝凤”，剑川剑湖、鹤庆草海的水鸟欢腾，等等，无不成为自然的奇观。

透过大理这部民俗之书，我们看到了多彩的民俗，小吃可口，节日众多，风情浪漫。

以“赛马、唱歌、做买卖”为主题的三月街，有“东方情人节”之誉的绕三灵和剑川石宝山歌会，有狂欢的火把节，有栽秧节、蝴蝶会、耍海节、祭祖节，这些节日，隔三岔五，总会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人们的生活里。另外大理饵块、酸辣鱼、喜洲粑粑、白族生皮、洱源乳扇、巍山焐肉饵丝、永平黄焖鸡、宾川海稍鱼、

弥渡卷蹄、南涧锅巴油粉、云龙诺邓火腿等组成的大理特色小吃风景线，极大地丰富着地方的饮食文化，成为文化大理不可缺少的部分，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。

还有以白族服饰为代表的民族服饰，色彩斑斓，美观大方，展示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生活态度；那些以青瓦白墙为主旋律、以“三坊一照壁”“四合五天井”为布局的白族民居，则体现了大理各族儿女的生活智慧；“家家流水、户户养花”，真实地写照了大理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；奇妙的大理石天然画，饱含着天地精华和人文情怀，以及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，全都是文化大理的重要载体。

透过大理这部艺术之书，我们看到了数不胜数的诗人、作家、学者、艺术家、教育家和科学家，看到了目不暇接的文化产品和精神财富。《南诏奉圣乐》恢宏大气，《张胜温画卷》精美绝伦，《南涧跳菜》粗犷豪放，《小河淌水》荡气回肠，《五朵金花》遐迩闻名，《天龙八部》引人入胜。张叔、盛览的故事已成佳话；郑回、杨奇鲲、杨黼、杨升庵、杨士云、李元阳、杨南金、艾自修、徐霞客、担当、师范、王崧、赵藩、周钟岳、赵式铭、董泽、张子斋、黄洛峰、马曜、张文勋、晓雪、杨丽萍等等文化名人，伴随文化风景一路走来。张伯简、王复生、王德三、施滉、周保中等革命先驱点燃了我们的红色记忆；张耀曾、杨杰续写了民国人物的传奇；“两弹”元勋王希季、“试管婴儿之母”张丽珠等，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书写了不朽篇章。挂一漏万的大理历代杰出儿女，他们都是大理或大理文化的代表。

“苍山不墨千秋画，洱海无弦万古琴。”这是玉洱银苍风景的真实写照，也是文化大理的名片，在其中，珍藏着我们共同的乡愁。

“苍洱毓秀，文献名邦。”就这样被赋予了历史的责任和特殊的意义。



大理文化，源远流长，多姿多彩；文化大理，灿若星河，独具魅力。这部丛书，将以世界的眼光、历史的角度、辩证的思维、散文的笔调、新颖的姿态，挖掘大理文化的内涵与成果，展示文化大理的风采与自信，使文化大州的精神与魅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，放射出耀眼的光彩。

## 千年古都

## 圣境苍洱

大理有两座高峰，一座是千年古都，一座是圣境苍洱，即一座是历史的，一座是自然的。两座高峰，相映生辉，使大理的天空异常深邃而澄澈。

洱海之民逐水而居，因而有了洱海文明，有了千年古都；有了千年古都，苍洱便显出圣境的一面。千年古都是动脉血，圣境苍洱是静脉血，这两股血脉造就了大理的生生不息，也铸造了大理无数的辉煌。只有厘清这两条血脉的关系，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大理生生不息的原因，才能更充分地研究大理的两座高峰为什么独显其高。

历史说到底是人写就的，但人是永远离不开他的生存环境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人也是自然环境中的一个景观，千年古都无非就是人造的一景，圣境不是天生的，圣境是由此而生的。

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，这样的高度会越来越令人瞩目。这是因为：城市的物象大同小异，唯自然风光独特、真实、多彩、宽广，能给予心灵充分的自由。古人将自然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：道家认为自然是超越物质生活的灵性意识；理学家可借自然悟道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；禅宗强调人只有接近大自然才能恢复本源状态。以上审美观虽有差异，却均是由物象升华为形而上意识，使人在超功利的层面上获得灵性感悟。大理除了自然优势，还有独特的历史纵深，因而又使这两座高峰相得益彰。

我们要说的是，璀璨的历史和神奇的自然竟然奇妙地在这片土地上结合，这个奇迹催生了一个文明。这个文明诞生之后即在酝酿，在碰撞，在反刍，然后有了现有文化，现有的大理文化精深博大吗？显然是。但显然不够，也许是我们说得不够，研究得不够，彰显得还不够。因而，大理文化，还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：不够给力，不够震撼，不够通透，没有研究的高峰。未到过大理的金庸在书中轻轻一抹，侠界便山摇地动了一回。显然金庸的笔墨还没有触到大理的魂魄，甚至碰到骨脉都算不上。但为什么却引起那么多人迷醉？

那么，大理的精魂到底是什么？

这显然是每个大理人应该追问、寻找、确立的问题。

本书显然是在探讨、寻觅，力图接近这个仍在迷雾中的精魂。

杨周伟先生首先即在探寻：“在中华的西南同样也有一座曾经宏伟、大气、繁华盛景和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古都——大理……在大理古都辉煌历史的五百年间，位于苍山中和峰下的阳苴咩城从784年到1254年间一直作为南诏、大长和、大天兴、大义宁、大理国、大中国六个地方王朝的都城长达470年，成为中华历史上城址不变且连续建都时间最长的古城之一。”作者从“益都寻踪，开启先秦时代的叶榆古国”“六朝京畿，古都时空的长河岁月”“风花雪月，东西南北的四绝奇观”“固若金汤，捍卫京师的南北雄关”四个部分来找这个精魂，即“百二山河，南诏大理古都”。那么这样的古都文明面对其他文明的冲击时，衍生出什么样的文明，杨周伟先生的另一篇文章《大姓遗风，隐逸高士和名宦乡贤的民家心史》，则可看到“明军攻占大理及后来实施的大移民运动对洱海名家大姓和知识

分子的生存状态及走向终结的南诏大理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”，及中间的大致走向。而杨友泉先生的《丝路大理：千年古道 万客来邦》则试图用“线路图”的方式来勾勒大理的古今，复活丝绸之路、茶马古道与滇缅公路主动脉的意义。杨义龙先生的《妙香，点苍山麓的古寺群》、杨友泉的《罗荃岛宇，照彻天心的明镜》、施立卓的《洱海之民》则又可看出这种文明的归宿。所谓出则江湖之远。

当然，文明和文明碰撞的碎片，更多的则是陨落民间。于是，李达伟先生的《在神灵的庇护下》揭示了这种存在，“神灵从未在大理这块土地上遁逃过。神灵以介入日常生活的状态存在着”。这种存在不仅在日常生活中，甚至渗透进一只家养的鸡，甚至是一草一木，“在大理的很多村寨里，有许多古木，有些青树几人才能合抱。那些青树中的一棵或几棵，就是那个村子的神树。太阳神本主、天鬼本主、山本主、龙王本主、金马碧鸡本主、猴子本主、黄牛本主、石头本主、大树疙瘩本主、大黑天神、观音、北方天王、文昌、关羽、细奴逻、段思平等这些本主出现在大理的那些庙宇中，大理民间有‘五百神王，七十二景帝’之说”。末了李达伟先生在文中说：“在大理，神灵以山神、树神、谷神、河神等等形式，存活着。”

这种文明的碎片也可能散落在一砖一瓦间，如赵勤先生的《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》就提道：“白族建筑艺术独具异彩，是中华民族建筑艺术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”，且“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又是白族民居的典型代表。喜洲白族民居，有着不同时期的文化元素和色彩，精彩纷呈，赏心悦目”。这种文明的碎片甚至还藏在一餐一箸间，如王晓云女士的《味蕾大理》中写道：“一次次走近，品咂味觉大理，从食物中再次感知大理立体、繁复、多样、多变的美。”

正如一粒种子离不开土壤一样，大理的文化之根离不开大理的河流山川，这是种子与土地的根本关系。一如杨友泉先生的《点苍圣境》揭示出的苍山圣在高巍，圣在化敌为神（李密将军）的斜阳峰将军庙，亦圣在南诏德化碑八百字的碑文上。洱海文明与中华文明终于碰撞出最璀璨的火花，交融成最伟大的文明。这种文明引领着人们走向终极

文明。“南诏德化碑和下关天宝街的万人冢，地石曲村西的千人冢，以及与苍山斜阳峰上的将军庙一道，千百年来，一遍遍讲述着暮色苍茫中的历史。而这些墓冢、庙宇和南诏德化碑一道，已经成为人类镌刻在苍山最悲怆也最欣慰的印迹。说它开启万世新风，开创万世太平也不为过。”

这种最为璀璨的文明终于迎来了和谐与和平：张乃光先生的《洱海琴声光影间》、李智红先生的《大理古城写春秋》、铁栗先生的《蝴蝶泉，一部电影里的诗意流淌》、杨亦颀的《但为一天大理人》，即是这种万世太平的续写。而施立卓先生的《可怜千里志 目送暮山云：南中巨匠李元阳》中的李元阳，则是这块土地与文明孕出的赤子和代表。“李元阳从小好读书善勤思。青壮年时代的李元阳是以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一种与生俱来的耿直，一种中国式阶层所承担的‘社会良心’，进入上层社会去行使吏治的。李元阳年仅四十四岁就失意地归隐故里。回到家乡之后，没有抛弃曾经拥有过的社会责任感。把后半生的精力投入‘心性命之旨’的研究，著书立说，最终成为‘吾滇理学钜儒’（李根源语）。”

这就是洱海文明与中华文明碰撞出的成果。这个成果不仅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分子，而且成为中华文明中最耀眼最璀璨的部分。

大理的精魂其实就潜伏在大理的一山一水间、一草一木中，埋在大理人的血脉里。除了传承，我们还要剥离，从历史的尘埃中去净迷雾，从自然圣境中悟出灵性，使大理“千年古都”“圣境苍洱”这两座高峰更显其高。这显然是我们当下逃避不了的责任与义务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不负脚下的这块土地。

是为序。

# 目录

CONTENTS

---

## 01 苍洱毓秀 文献名邦 (总序)

---

## 07 千年古都 圣境苍洱

---

### 001 上篇 六朝古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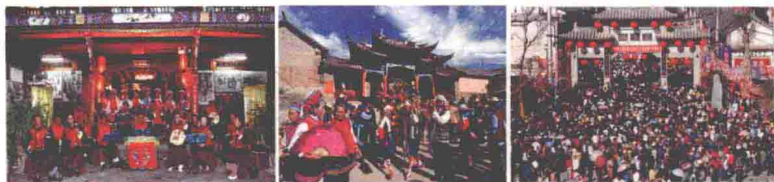
- 002 百二山河，南诏大理古都探秘  
035 丝路大理：千年古道 万客来邦  
070 洱海祭歌，英雄时代的不朽史诗  
079 大姓遗风，隐逸高士和名宦乡贤的民家心史  
087 可怜千里志 目送暮山云：南中巨匠李元阳  
099 妙香，点苍山麓的古寺群





## 117 下 篇 圣境大理

- 118 点苍圣境
- 138 洱海琴声光影间
- 145 罗荃岛宇，照彻天心的明镜
- 153 洱海之民
- 156 在神灵的庇护下
- 167 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
- 180 大理古城写春秋





- 185 千里寻梦，心灵故地的圣境之旅  
192 但为一天大理人  
196 蝴蝶泉，一部电影里的诗意流淌  
208 味蕾大理  
227 弓鱼之恋

232 后 记





# 上 篇

## 六朝古都

谈起“六朝古都”，人们都会想到南京，而在中国的西南，也有一座曾经宏伟大气，繁华盛景和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古都——大理。在大理古都辉煌的500年历史中，位于苍山中和峰下的阳苜咩城从公元784年到1254年间一直作为南诏、大长和、大天兴、大义宁、大理国、大中国六个地方王朝的都城长达516年，被称为“西南六朝古都，中华六朝名都”，所创造的辉煌和奇迹直接影响了8~13世纪西南乃至全国的历史和文化进程，并且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。

京一亦在中華時局前  
亦氣 蘇李成昌  
明(502) 卷一  
即陽苜咩城從公元784年開始1254年  
一直世屬南詔 亦長時 亦不贊  
南國 亦理國 亦中國亦都城亦于  
印語城是蘇(502) 卷一 禮極屬 亦南  
朝古語 中華我朝伯蘇 亦蘇語  
轉體味金鐵直飛景管了。一四世前  
南(5) 道全國印應皆味亦此難繼  
具列相當印國際景管力。